

故宫明年600岁，将办别样“生日会”

新华社北京3月4日电(记者施雨岑)2020年，紫禁城将满600岁。故宫人将如何庆祝它的“大寿”？这个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在故宫博物院4日举行的发布会上有了答案。

“我们想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为它庆生。”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向记者透露说，从今年下半年开始，故宫博物院将推出最好的展览，在最优质舒适的参观环境中向公众展出——从书画器物、宫廷文化、文人雅士、节庆风俗、世界文明、考古发现等方面，展现600岁的紫禁城和95岁的故宫博物院的深沉魅力。

2019年3月，“龙凤呈祥——故宫博物院藏龙凤题材文物展”；2019年4月，“宫廷御医药展”；2019年7月，“良渚玉文化展”；2019年11月的“故宫文房特展”和“洪武、永乐、宣德瓷器大展”；2020年5月，南唐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亮相；2020年9月，《“清明上河图”与历代风俗画》展；2020年12月，“康、雍、乾瓷器大

展”……

通过这份内容丰富的日程表，我们可以预见，这一系列持续到2020年底的展览，将使紫禁城绽放出炫目光彩，也会让一直喜爱故宫的观众们大饱眼福。

近年来，故宫博物院通过不断创新的展览和品种丰富的文创产品，拉近与公众的距离。2018年，故宫接待观众数量首次突破1700万。

故宫博物院对观众进行分析后发现了几个新的趋势——年轻观众成为参观“主力”。2018年的观众中，30岁以下观众占40%，30-40岁观众占24%。这些数据证明，故宫博物院正在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的目光。

观众参观时长增加。“以前，很多观众跟着导游，半个小时就从午门走到了神武门，没有看展览就直接出去了。”单霁翔说，现在分布在各处的展览每天都迎来络绎不绝的观众，大家看展览越来越细致，在故宫博物院流连

的时间也越来越长。

淡季参观人数大大增长，实现“旺季不挤、淡季不淡”。2018年，故宫博物院实行每日限流8万人措施的天数达到76天。刚刚过去的1、2月，本是参观淡季，但由于“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展的举办，参观人数同比增加50%以上，尤其是来参观的北京市民大幅增长。

观众参观的区域不再集中于“中轴线”附近，更多新开放区域得到了观众青睐。钟表馆、珍宝馆等常设展馆参观人数不断增长，2018年的参观人数达524万人次，比2013年翻了一番。

观众们的肯定，无疑是对默默付出努力的故宫人最好的回报。

“紫禁城建成600年来之际，故宫博物院将以更深切的情感、更多元的形式、更贴心的服务，为观众带来最好的文化体验和博物馆之旅。”单霁翔说。

进一步推动文物返还，维护各国文物安全

访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

新华社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3月2日电(记者朱东阳、胡友松、刘杰)2月28日，美国返还361件(套)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交接仪式在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在仪式后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此次返还还是中美精诚合作的成果，中方愿以此为契机加强与美方在文化遗产领域的交流交往，推动建立更加公平正义的文物追索返还国际秩序。

据介绍，这是中美两国2009年签署限制进口中国文物政府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规模最大的—次中国流失文物返还。此次返还的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于2014年4月被美国联邦调查局印第安纳波利斯分局查获，其中包括绿釉陶楼等文物精品。在中国国家文物局、中国驻美使领馆、美国国务院和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共同努力下，这批文物艺术品得以全部返还中国。

胡冰说：“中国流失海外文物是中国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寄托着中国人民质朴深沉的历史情感和文化记忆。”胡冰表示，中方感谢美方的努力和贡献。此次返还为保障全球文化遗产安全提供了典范。

自2009年中美签署相关谅解备忘录以来，美方已于2011年和2015年分两批向中方返还了包括新石器时代青玉圭、战国谷纹玉璧等在内的36件文物和1件古生物化石，这些文物回国后已进入相关公共馆藏。

近年来，中美文物合作蓬勃发展，文化交流活动精彩纷呈。胡冰介绍，十年来，中美两次续签限制进口中国文物政府谅解备忘录，支持中国国家级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与美国史密森学会、大都会博物馆、哈佛大学等充分合作，在联合考古、文物保护修复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同时在美举办了数十个中国文物展，数百万美国观众得以近距离欣赏中国古代艺术精品。

胡冰表示，为进一步深化中美在文物领域的交流，中方愿与美方密切交往，共同支持两国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在文物保护修复、文物展览、博物馆展陈、文物科技、世界遗产管理等方面加强协作、互利共赢，促进思想交流、文明对话、民心相通。

胡冰还说，中方愿与美方构建稳定多维的政府间文物合作网络，积极支持文化遗产保护国际行动，深度参与文化遗产国际公约制定与完善，共同致力于冲突地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推动文物返还，维护各国文物安全。

据了解，中国已先后与美国、意大利、印度等21国签署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出境的文化财产双边协定。近年来，国家文物局通过外交斡旋、司法合作、友好协商等方式，已促成30余批次4000余件(套)流失文物回归祖国。

河南新郑：

文化站里“唱新风”

新华社郑州3月4日电(记者张浩然)下午3点多，73岁的刘全智和几个戏迷朋友像往常一样，又带着“装备”走进河南省新郑市梨河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也就是大家习惯叫的文化站。

当过民办教师的刘全智来自梨河镇高辛庄村，自学了拉板胡，又收了两个徒弟。村里的，镇上的，“英雄不问出处”，只要爱唱戏，都欢迎。凭着一腔热爱，这个业余剧团里的人越聚越多，演员、观众的角色也随时切换。

除了唱唱《包青天》、《穆桂英挂帅》、《洒泪相思地》、《小二黑结婚》、《朝阳沟》这些传统剧目，多才多艺的刘全智，能自己编排“三句半”节目宣讲时事，还会用“顺口溜”来化解矛盾，这源于他几十年在村里做调解员的经历。

“经常为晚会写个戏曲小品，比如听说谁家有不孝敬老人的，我就编个宣传孝老爱心的剧，有时还写些普法剧。”刘全智笑着说。

像刘全智一样，66岁的高全花也是个老戏迷了，来文化站唱了四五年。“听戏唱戏，我就这爱好，不图啥报酬，就是喜欢，现在心情好多了，身体也好得很。”高全花说。

唱戏改善的不仅有心情和身体，还渐渐有了移风易俗的效果。学田村的柴松枝，原先沉迷于牌桌，后来迷上了唱戏，积极参加文化站举办的市豫剧团戏迷培训，还获得了梨河镇2018年度戏迷擂台赛三等奖。

“我们文化站全年免费对老百姓开放，戏迷们一般下午3点到6点在文化站演出、听戏、切磋，自娱自乐，风雨无阻。”梨河镇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张莹说，“或多或少，镇上的男女老少们都受到了传统艺术文化的滋润。”

谈到儿子蔡易阳学戏的过程，44岁的蔡俊强说：“我在文化站经常唱豫剧，他经常跟着我，慢慢也就学会了。”在七里堂小学上二年级的蔡易阳，凭借豫剧《朝阳沟》一段戏，在与成年人同台竞技的新郑市戏迷擂台赛总决赛上拿到了优秀奖。

曾入选第六届全国服务农民服务基层文化建设先进集体的梨河镇文化站，成为新郑市之所以被称为“戏窝”的一处注脚。新郑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邱冬梅介绍，2014年以来，新郑市持续开展戏曲进乡村展演结对子工程、城乡公共文化服务设施提档升级工程、乡村传统文化记忆工程、“百千万”文化惠民工程，已建成16个村史馆，实现每年每个行政村看两场戏的目标，辅导组建各类群众文艺团队1100支，培训各类文艺骨干、文化志愿者、文艺爱好者10万人次，以文化建助力乡村振兴，老百姓有了更多获得感。

『走出去』重要的是『走进去』

许鸿飞委员：应鼓励和扶持优秀文艺家走向国际舞台

“走出去很简单，重要的是‘走出去’，走进主流文化里。”全国政协委员、广州雕塑院院长许鸿飞今年的两会提案，着重关注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如何真正走进“国际圈”。

许鸿飞委员指出，一个国家成长为经济大国，在文化上也必须强起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坚定文化自信，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我们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让中国文化为世界贡献更加夺目的光彩，就要更好地讲好中国故事，体现中国精神，彰显文化自信。

“我们的艺术产品应该更丰富一些，要有大家能记住的特点。”许鸿飞委员感慨，国产科幻影片《流浪地球》之所以打动世界，就是因为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故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人本、和谐共生的核心理念，巧妙转化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中国选择。

许鸿飞委员说，能够征服世界观众、为国家和民族赢得荣耀的优秀文艺作品、杰出文艺家，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标杆和文化名片，是文化自信与文化自信的生动反映。国家应该创造条件，支持他们走向世界。

事实上，我国非常重视扶持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但在许鸿飞委员看来，政府层面更多的是扶持团体、单位的对外交流活动。以国家艺术基金为例，2014年至今，5年间“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共立项705项，其中仅“书写的艺术——鲁迅手稿展”属于个人展示项目，且在国内外举办，其余均为团体形式。这种扶持当然是必要的，但国家也应制定相关政策，扶持文艺家个人文艺活动走向国际，鼓励优秀的中国文艺家勇敢、自信地走向国际舞台，成为展现中国自信文化的标兵。因为，涉及宣传策划、展品运输、场地费用、人员出国等环节所需经费巨大，导致文艺家个体走向国际举步维艰。不同于国外具备成熟的艺术基金和画廊经纪制度，我国现阶段的文化艺术发展，离不开政府的政策和资金支持。

作为广东省文化界走出去的一位形象大使，许鸿飞委员也是近年来广东省重点扶持的岭南当代艺术家中的杰出代表。受益于政府支持，截至2019年初，许鸿飞已带着作品在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共14个国家留下了身影。

与以往美术馆内严肃的陈列方式迥异，许鸿飞不再采取艺术殿堂里有距离感的、仰视的展示方式，而是突破性地大型雕塑拉到露天广场，撤掉冰冷的玻璃罩和警戒线，让雕塑与民众平视、交流。《肥年肥舞》是西班牙站的展品。西班牙萨拉曼卡以烹制火腿出名，火腿出口量占西班牙全国的80%。展览恰逢中国农历猪年，于是他特意创作肥女与小猪共同奔跑的“肥年肥舞”作品。当地市民在雕塑旁驻足观察，模仿姿势，带来了许多欢声笑语。

“我的作品很正能量，很有中国味、岭南味，这是走向全世界的‘密码’。”许鸿飞的作品给国外观众留下了妖娆、舒展喜悦的姿态，更留下了他对中国文化如何走进“国际圈”的思考和感悟。

(本报记者强晓玲)



优秀剧目 北京展演

▲3月2日，演员在表演原创歌剧《命运》。当日，2019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暨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在北京开幕，中央歌剧院原创歌剧《命运》作为开幕剧目进行了演出。展演期间，20部作品将在北京各大剧场演出39场。
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

山峦之外：对话《徒手攀岩》中国摄影师

新华社拉萨3月3日电(记者王沁鸥)巨大的喀斯特山体耸立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被雨水侵蚀后，石灰岩组成的岩体可如刀片般锋利。在距地面近百米处，一名攀岩者的身躯正以近乎倒挂的姿势伏于岩体之上，在风与水凿出的深刻裂痕间移动着。而距他约三十米开外，一名摄影师正吊在一根从岩顶垂下的绳子上，悬在半空中屏息拍摄。

这是2016年6月发生在贵州省格凸河景区中的一幕。地面上，中国户外摄影师王振正抬头仰望着山体上的攀登者和摄影师。20个月后，正是这山上的两个“小黑点”——美国攀岩运动员亚历克斯·霍诺尔德和华裔户外摄影师金国威，带着他们的纪录片作品《徒手攀岩》(英文名Free Solo)，捧起第91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的奖杯。

很少有人知道这部如今已风靡全球的影片还曾在中国境内拍摄。遗憾的是，相关镜头并没有出现在最终的影片中。影片中国部分的制片人和航拍师王振解释：“这段情节接不上影片主线，并且岩壁上树木有点多，视觉上达不到想象的效果。”即便如此，这段攀登也足够令普通人惊心动魄。航拍镜头中，霍诺尔德赤裸上身，不携带任何能将自己固定在岩体上的栓索、绳索等器械，唯一傍身的攀岩用具是一袋镁粉。半小时，他在没有同伴保护的情况下徒手攀爬180米，从格凸河上一座拱形的山洞内攀至岩体顶端，线路难度在优胜美地难度系统中属5.10b。

只需一瞥，就会明白为什么影片中，仅有百分之一的攀岩者会尝试“Free Solo”，即徒手攀岩或无保护攀岩。霍诺尔德的搭档曾在有保护绳的情况下从自然岩壁上瞬间脱落。如果这种情况在霍诺尔德的攀登生涯中只出现哪怕一次，那么，等待他的便只有深渊。

“这项运动没有备份方案，只能成功。”王振说。

王振是国内为数不多拍摄过无保护攀岩的人。19年

前，他自己第一次尝试这种攀岩方式时，便从20米高的岩体上摔下，腿骨粉碎性骨折。那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只要攀登高度达到四五米，王振的腿就会无法控制地发抖。

“非常小众，甚至大环境对它是抵制的。”谈起国内无保护攀岩的发展时，王振说，“国内攀岩人口基数不大，这种攀登方式又很危险，一些人认为这是在博眼球，给攀岩群体做坏的榜样”。

但在霍诺尔德的自传《孤身绝壁》中，无保护攀岩却被称作“最纯粹的一种攀岩形式”。

“无保护独攀大岩壁最主要的就是做准备。”霍诺尔德在自传中写道，正式攀登前，他会使用绳索等保护设备反复练习选定的路线，熟悉每一个手点、落脚点，直至能在脑中熟知所有动作的顺序。而在真正攀登前一天，他会坐在自己的房车里什么都不做，只是思考、预演，甚至“预设了整个过程中的焦虑感”。最终的攀登更像是一场排练过后的盛大独角戏。

“他们在完成路线后都会获得极大的身心愉悦。”王振说，这种攀登方式近乎原始，因此也要求攀登者具有高度的情绪、身体控制能力——你不可能保证全程都有高强度的体能输出，所以要保持适当的节奏；你不可能屏蔽恐惧，所以要处理恐惧。

“我百分之百地确定，我不会脱落……在那么高的地方，没有嘈杂的声音，只有平和与宁静。”霍诺尔德曾这样描述攀登时的感受。

不过，摄影师金国威或许要承担更多压力。王振说，无保护攀登的摄影师通常与攀登者关系都很亲近，“所以会掺杂感情因素在里面”。

在贵州，霍诺尔德需要先在岩壁上固定好绳子，摄影师

再顺着这根绳子爬上去，吊在半空中拍摄。这只是摄制团队众多极限拍摄方式的一种，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不影响霍诺尔德的专注状态。

王振在2015年之后便很少再拍摄无保护攀登了。一些曾一起“命悬一线”过的朋友们现在成了岩馆教练，或者通过参加攀岩比赛挣奖金谋生。而在国外，也有将无保护攀登标准化、竞技化的尝试，一些比赛会在抱石岩壁上设置游泳池或保护垫，模拟无保护攀登环境的同时也保障选手安全。

但这似乎也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围绕这项运动高危性的担忧从未有停止过：敢于赤手空拳独自走上岩壁的，始终只有那几个孤独的身影。

现在，一座小金人奖杯将这个群体推到了大众面前。“在我看来，这部片子并不是在炫耀。”王振说，全球的户外纪录片已经过了单纯追求视觉刺激的阶段，“曾经恨不得捕捉一个攀登动作要架四五个机位，去渲染那种危险，但《徒手攀岩》这次很克制”。

相似的拍摄思路在国内也已出现。以珠穆朗玛峰登山向导为主角的纪录片《天梯》，便将人类视角引入体育题材的纪录片，探讨登山运动与当地经济社会的关系。

王振说，户外运动越走向大众，这种趋势会越来越明显。运动之外，人们想听人的故事。

在自传里，霍诺尔德是个羞涩的孩子。从名校退学，经历父母离异和父亲去世，“焦虑”“愤怒”的少年于是走向山野，从此脚下有了千峰千载，有了万仞开屏。

而在《徒手攀岩》中，少年成长、成名、恋爱、烦恼，继续攀登不止，也开始试着去平衡自己的世界与恋人给予的“羁绊”……

万千山峦外，或许还有等待他的怀抱与门。